给梁森山新书写的序：创客教育何以持续十年

2017年，我应邀参加第三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活动。我校报送的教学成果《“课程、空间、活动”三位一体的创客教育实践》获得了SERVE大奖。按照组委会要求，我需要在领奖仪式上做一分钟的演讲。如果从2008年建立科技制作社开始算起，我的创客教育已经持续了九年。用一分钟来归纳九年的工作，难度自然很大。转念一想，组委会实际上是要求我，用最简洁的话来回答三个问题：

1.为什么做创客教育？

2.创客教育做得怎么样了？

3.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创客教育？

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思考，我写下了如下一段话：

*当我决定温州中学创客空间要向全校开放的时候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打开了一扇新的教育大门。几年后，总有老师、校长、专家问我，创客教育该怎么做。今天我来到这里，想告诉所有的关注创客教育的教育者，创客教育不是仅仅建一个高大上的创客空间，也不是仅仅带学生去获几个国家大奖，申报几个发明专利，而是应该从课程、空间和活动，多个维度去实施。没有课程，我们的学生不知道如何“造物”；没有空间，我们的学生没有地方“造物”；没有活动，如何让更多的孩子爱上“造物”？感谢教博会给我机会，给温州中学机会，给中国创客教育机会。*

估计很少有人用这样的话来作为教学成果的领奖感言。但我清楚地知道，这段话能够很好地表达我的初心。2015年国内创客教育爆发，我最担心的莫过于全国各地兴起大建创客空间的风气，然后投入多的学校就成为了当地实施创客教育的典范。我还担心有些教育管理部门，用获奖次数和等级作为重要标准来评价学校的创客教育实施情况。这些做法对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创客教育来说是有害无益的，不仅会伤害了一批踏踏实实做创客教育的学校，还会将创客教育导向形式主义。

我在台上演讲的时候，老梁（我们对梁森山老师的称呼）就在现场。他是来参加我校负责的特别节目——一个以“展望创客教育十年”为主题的沙龙活动。严格说，他和吴俊杰、傅骞、丁书林等老师，是专门来为我鼓掌的。这颇让我感动。在那段颇为困难的时期，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那种抱团取暖、相互依赖的特殊感情。

创客教育的实施，需要“课程、空间、活动”三位一体。这已经成为我们这批教育创客们的共识。“课程、空间、活动”其实还是评价创客教育的几个重要维度。对有钱的学校来说，建一个创客空间或许很容易，但同时还要开设课程，组织创客活动就不容易做到了，这要真刀真枪地干起来。同样，那些以科创竞赛获奖而出名的学校，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评价指标，引导他们除了参加竞赛，还要开设普惠的课程，要建设能够向所有学生开放的创客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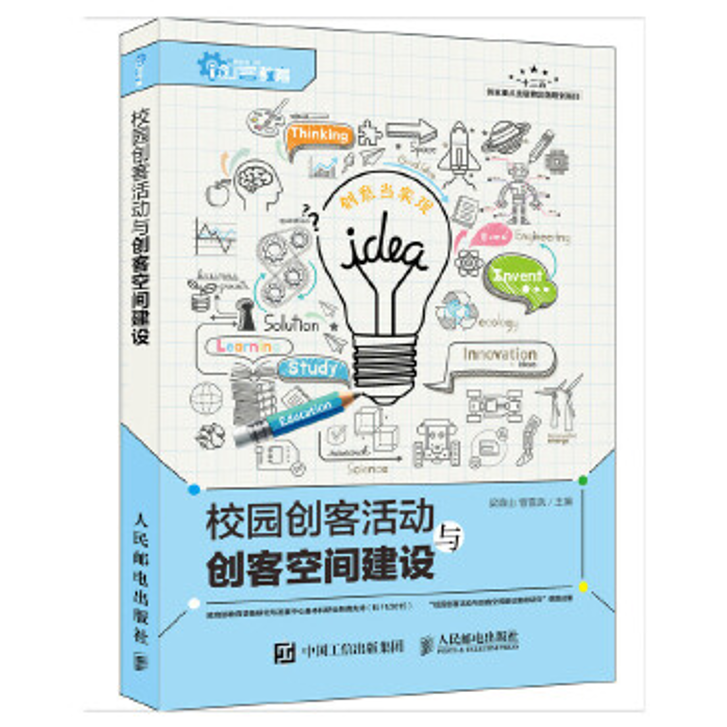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有效引领国内的创客教育，老梁在幕后做了很多努力。在我们的圈子内部，往往用“扫地僧”来称呼他。2015年，他花了很多精力编写了一本《中国创客教育蓝皮书（基础教育版）》，记录创客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些故事，成为研究中国创客教育的必读书籍。他还通过各种人脉，帮我们这些早期教育创客建立一个组织，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电子学会现代教育技术分会创客教育专委会（现在更名为中国电子学会现代教育技术分会创客教育专家组），每年一次的STEAM教育大会从此有了国家级的主办方。申报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课题，也是在2015年做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他申报的课题名称为《校园创客活动与创客空间建设案例研究》，我应邀参与，并作为这个课题组的核心成员开展研究工作。

经过四年的努力，我们回头看看，这个课题已经完成了当时的既定目标：了解当前校园创客空间建设和校园创客活动的基本情况，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报告。围绕“如何建设校园创客空间”和“如何开展校园创客活动”等问题，精选国内案例，帮助基层教育工作者有序地开展创客教育。

创客教育能够坚持多久？我们不敢轻易预言，只能用十年来作为一个节点，一步一步地完成目标。最早的十年目标，是我在2015年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提出，算起来差不多过了一半时间。虽然当时担心的一些情况也有发生，但总体上创客教育的发展情况良好。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实施或者推进创客教育的政策，创客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建立，开源硬件写入了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，“创意物化”成为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目标，国产开源硬件项目“虚谷计划”启动并得到广泛支持。

创客教育何以持续十年？因为有老梁在内的很多教育创客的坚持。他们之中有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，也有高校的知名专家，有些在幕前摇旗呐喊，有些在幕后默默支持。没有他们的共同努力，就不会有创客教育的今天。

如果有人问老梁，这些年的最大感受是什么？我想老梁会回答：虽然很累，但痛并快乐着。如果有人问我，这些年的最大收获是什么？我会回答：大家都还在呢，一群人会走得很远。



购买链接：<https://item.jd.com/67911009902.html>